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七種

王雲五主編

宋文鑑

(七)

呂祖謙詮次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宋 文 鑑
(七)

呂祖謙諡次

國學基本叢書

宋文鑑卷第四十六

奏疏

論宦官養子

吳及

論宋庠

包拯

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太過

歐陽脩

論杜韓范富

歐陽脩

論狄青

歐陽脩

論賈昌朝

歐陽脩

論修河

歐陽脩

論日曆

歐陽脩

論包拯除三司使

歐陽脩

論宦官養子

吳及

臣聞書云。官司相規。工執藝事以諫。臣不肖親逢寬仁之主。爲執法吏。輒原刑罰之本。願効愚衷。惟陛下幸。憐赦臣。以畢其說。竊惟前世肉刑之設。斷肢體。刻肌膚。使終身不息。以至屢賤踴貴。有鼻者醜。刑罰之濫。迺如此。漢文感綈縈之意。謂刑者不可復屬。雖欲改行爲善。其道無由。誥於四方。易之以鞭笞。曰。斬左

趾者。答五百。劓者。答三百。然已死而答未止。外有輕刑之譽。內實殺人。景帝益寬之。僅有存者。祖宗鑒既往之弊。蠲除煩苛。顧我細民。愛同赤子。始用折杖之法。新天下之耳目。茲蓋曠古聖賢。思所未至。一旦決而行之。海寓元元。如被父母之教。惠澤之厚。淪於骨髓矣。陛下至明如日。廣覆如天。高拱法宮。深憫民隱。何嘗不申飭羣吏。親攬庶獄。而疑讞屢報。無不蒙生。歷代用刑。未嘗如本朝之清。宜乎天報之以佳瑞。錫之以純嘏。陛下方當隆盛之際。未享繼嗣之慶者。臣竊惑焉。臣聞天地之性。人爲貴。王者之治。故當上調陰陽。下順萬物。一蟲魚之細。草木之微。不當其宜。則執政者有罪焉耳。況乎肖方圓之貌。稟精粹之靈乎。夫其意者。宦官太衆。而陛下未寤也。何則。古者肉刑之一曰宮。聖人除之。所以重絕人之世。今陛下不以爲意。使宦官之家。競求它子。勦絕人理。希爵賞爲門戶之庇。童幼何罪。陷於刀鋸。因而夭死者。未易可數。夫有疾而夭者。治世所羞。況無疾乎。有罪而宮。前王不忍。況無罪乎。臣又聞漢永平之際。中常侍四員。小黃門十人耳。唐太宗定制。無逾百員。臣不敢遠引漢唐。取必於當世。請以祖宗近事較之。陛下試觀祖宗時。宦官凡幾何人。今凡幾何人。衆寡之差。不待臣言。而陛下可見。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未至。宦官盛而繼嗣未育。伏望陛下順陽春施生之令。濬發德音。詔嚴廊大臣。詳爲條禁。進獻爲宦官者。一切權罷。敢有擅宮童稚者。寘以重法。沮者必謂權罷進獻。則不足任使。臣謂非不足也。弊在掌典它務之過也。陛下若令宦者兼領外事。則雖多而不足。如令專守中禁。則雖少而有餘。且宣傳詔旨。分幹職任。則有外廷三班之臣在外。何必區區於中人哉。今三班使臣待闕都下。率三二歲未能補吏。至於出妻鬻子。嗟怨道途。和氣旣傷。廉隅都盡。抑亦內臣侵牟員闕所致。今旣罷去進獻。絕領它務。姑可許養子得。以爲後。但勿去。

其世耳。於內臣之計。則不至傷恩。於陛下之私。則不爲害物。若然。天心必應。聖嗣必廣。召福祥安宗廟之策。無先於此。孟子有言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惟陛下留意。不勝中外幸甚。干冒旒宸。隕越無地。

論宋庠

包拯

臣等今日中書傳諭。奉聖旨宣示宋庠自辯。及求退等事。臣等蒙陛下擢任。處之諫垣。惟采取天下公議。別白賢不肖。敷聞于上。冀陛下倚任常得其人。以熙大政。不使貪冒非才者。得計膠固其位。害敗于事。迺臣等之職分。亦陛下所責任者也。固不敢緣私詆欺。變黑爲白。惑亂陛下耳目。動搖大臣爵位。以取奇譽。巧資身計。斯亦臣等所自信。陛下所明照者也。臣等昨於二月二十三日。具劄子論列。宋庠自再秉衡軸。首尾七年。殊無建明。少效補報。而但陰拱持祿。竊位素飡。安處洋洋。以爲得策。且復求解之際。陛下降詔。未及斷章。庠乃從容遂止其請。足見其固位無恥之甚也。今乃自辯。謂臣等議論。暗合己意。臣等亦謂庠本意。暗合天下之議論也。斯不近於欺乎。陛下所深察矣。且云無過。則又不然。臣等竊以前代治世。至于祖宗之朝。罷免執政大臣。莫不以其謨明無效。取羣議而行也。何則。執政大臣。與國同體。不能盡心竭節。灼然樹立。是謂之過。宜乎當黜。非如羣有司小官之類。必有犯狀。挂于刑書。乃爲過也。唐憲宗朝。權德輿爲宰相。不能有所發明。時人譏之。終以循默而罷。復守本官。憲宗聰明仁愛之主也。德輿文學德行之人也。當時罷免。只緣循默。不必指瑕。未致罪名而然也。至于祖宗朝。罷免范質。宋琪。李昉。張齊賢。亦只以不稱職。均勞逸。爲辭矣。未嘗明過也。近歲方乃撫拾細故。託以爲名。揚于外庭。斯乃不識大體之臣。上惑聖

聽有此舉措。非所以責大臣之義也。宋庠豈無細過。臣等不言之者。蓋爲陛下惜此事體。臣等所陳。惟陛下聖度詳處。若以爲是。則乞依前來劄子。早賜施行。儻以臣等爲謗。譴時宰。敢肆狂妄。亦乞治正其罪。重行降黜。臣等無任激切。竢命之至。

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太過

歐陽脩

臣昨日風聞張子奭未有歸期消息。賊昊又別遣人來。必恐子奭被賊拘留。西人之來。其意未測。邊鄙之事。不可不憂。正是要藉將帥効力之際。旦夕來傳聞燕度勘鞫滕宗諒事。枝蔓勾追。直得使盡邠州諸縣枷械所行拷掠。皆是無罪之人。囚繫滿獄。邊上軍民將吏。見其如此張皇。人人嗟怨。自狄青、种世衡等。並皆解體。不肯用心。朝廷本爲臺官上言。滕宗諒用錢多。未明虛實。遂差燕度勘鞫。不期如此作事。搖動人心。若不蚤正絕。則恐元昊因此邊上動搖。將士憂恐解體之際。突出兵馬。誰肯爲朝廷用。死命向前。臣忝爲陛下耳目之官。外事常合採訪。三五日來。都下喧傳。邊將不安之事。亦聞田況在慶州日。見滕宗諒。別無大段罪過。并燕度生事張皇。累具奏狀。並不蒙朝廷答報。況又徧作書告朝廷大臣。意欲達於聖聽。大臣各避嫌疑。必不敢進呈。況書臣伏慮陛下。但知宗諒用錢之過。不知邊將憂嗟搔動之事。只如臣初聞滕宗諒事發之時。特有論奏。乞早勘鞫行遣。臣若堅執前奏。一向遂非。則唯願勘得宗諒罪深。方表臣前來所言者是。然臣終不敢如此用心。寧可因前來不合妄言。得罪於上。不可今日遂非。致誤事於國。臣竊思朝廷於宗諒。必無愛憎。但聞其有罪。則不可不問。若果無大過。則必不須要求瑕疵。只恐勘官希望朝廷意旨。過當張皇。搔動邊鄙。其滕宗諒。伏望速令結絕。仍乞特降詔旨。告諭邊臣。以不支蔓勾追之意。兼

令今後用錢。但不入己外。任便從宜。不須畏避。庶使安心放意。用命立功。其田況累度奏狀。并與大臣等書。伏望聖慈。盡取詳覽。田況是陛下侍從之臣。素非姦佞。其言可信。又其身在邊上。事皆目見。必不虛言。今取進止。

論杜韓范富

歐陽脩

臣聞士不忘身。不爲忠。言不逆耳。不爲諫。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。敢冒一人難犯之顏。惟賴聖慈。幸加省察。臣伏見杜衍、韓琦、范仲淹、富弼等。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。一旦相繼而罷。天下之士。皆素知其可用之賢。而不聞其可罷之罪。臣職雖在外。事不審知。然臣竊見自古小人。讒害忠賢。其識不遠。欲廣陷良善。則不過指爲朋黨。欲搖動大臣。則必須誣以專權。其故何也。夫去一善人。而衆善人尙在。則未爲小人之利。欲盡去之。則善人少過。難爲一二求瑕。惟指以爲朋黨。則可一時盡逐。至如大臣已被知遇。而蒙信任者。則不可以他事動搖。惟有專權。是人主之所惡。故須此說。方可傾之。臣料杜衍等四人。各無大過。而一時盡逐。富弼與仲淹。委任尤深。而忽遭離間。必有朋黨專權之說。上惑聖聰。臣請詳言之。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。聞於中外。天下賢士。爭相稱慕。當時姦臣。誣作朋黨。猶難辨明。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。並在兩府。察其臨事。可以辨也。蓋杜衍爲人。清慎而謹守。規矩。仲淹則恢廓自信。而不疑。韓琦則純正而質直。富弼則明敏而果銳。四人爲性。既各不同。雖皆歸於盡忠。而其所見。則各異。故於議事。多不相從。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。仲淹力爭而寬之。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。請急修邊備。富弼料九事。力言契丹必不來。至如尹洙。亦號仲淹之黨。及爭水洛城事。韓琦則是尹洙。而非劉滬。仲淹則是劉滬。而非尹洙。此數事尤

彰著。陛下素已知者。此四人者。可謂公正之賢也。平日閒居。則相稱美之不暇。爲國議事。則公言廷爭而無私。以此而言。而見杜衍等。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。而小人讒爲朋黨。可爲誣矣。臣聞有國之權。誠非臣下之得專也。臣切思仲淹等。自入兩府已來。不見其專權之迹。而但見其善避權也。夫權得名位則可行。故行權之臣。必貪名位。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。琦等讓至五六。陛下亦五六召之。至如富弼。三命學士。兩命樞密副使。每一命未曾不懇讓。懇讓之者愈切。而陛下用之愈堅。此天下之人所共知。臣但見避讓太繁。不見其專權貪位也。及陛下堅不許辭。方敢受命。然猶未敢別有所爲。陛下見其作事如此。乃開天章。召而賜坐。授以紙筆。使其條事。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。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。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。指定姓名。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。弼等遲回。近及一月。方敢略條數事。仲淹老練世事。必知凡百難猛更張。故其所陳。志在遠大。而多若迂緩。但欲漸而行之。以久。冀皆有效。弼性雖銳。然亦不敢自出意見。但舉祖宗故事。請陛下擇而行之。自古君臣相得。一言道合。遇事而行。更無推避。臣方恠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。督責丁寧。而猶遲緩自疑。作事不果。然小人巧譖。而曰專權者。豈不誣哉。至如兩路宣撫。國朝累遣大臣。況自中國之威。近年不振。故元昊叛逆一方。而勞困及於天下。北虜乘釁。違盟而動。其書辭侮慢。至有責祖宗之言。陛下憤恥雖深。但以邊防無備。未可與爭。屈志買和。莫大之辱。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。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。故各自請行。力思雪恥。汾山傍海。不憚勤勞。欲使武備再修。國威復振。臣見弼等用心。本欲尊陛下威權。以禦四夷。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。伏惟陛下睿哲聰明。有知人之聖。臣下能否。洞達不遺。故於千官百辟之中。親選得此數人。驟加擢用。夫正士在朝。羣邪所忌。謀臣

不用敵國之福也。今此數人一旦罷去，而使羣邪相賀于內，四夷相賀于外，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。伏惟陛下聖德仁慈，保全忠善，退去之際，恩禮各優。今仲淹四路之任，亦不輕矣。願陛下拒絕羣謗，委信不疑，使盡其所爲，猶有裨補。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，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，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？伏望早辨讒巧，特加圖任，則不勝幸甚。臣自前歲召入諫院，十月之內，七受聖恩，而致身兩制，常思榮寵至深，未知報效之所。羣邪爭進讒巧，而正士繼去朝廷，乃臣忘身報國之時，豈可緘言而避罪，敢竭愚瞽，惟陛下擇之。

論狄青

歐陽脩

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，不敢避難言之事。人主之善馭下者，常欲聞難言之言。然後下無隱情，上無壅聽。姦宄不作，禍亂不生。自古固有伏藏之禍，未發之機。天下之人皆未知，而有一人能獨言之，人主又能聽而用之，則銷患於未萌，轉禍而爲福者有矣。若夫天下之人共知，而獨其人主之不知者，此莫大之患也。今臣之所言者，乃天下之人皆知，而惟陛下未知也。今士大夫無貴賤，相與語于親戚朋友，下至庶民，無愚智，相與語于閭巷道路，而獨不以告陛下也。其故何哉？蓋求其事伏而未發，言者難於指陳也。臣伏見樞密使狄青，出自行伍，號爲武勇，自用兵陝右，已著名聲。及捕賊廣西，又薄立勞効，自其初掌機密，進列大臣，當時言事者，已爲不便。今三四年間，雖未見其顯過，然而不幸，有得軍情之名，推其所因，蓋由軍士本是小人，面有黥文，樂其同類，見其進用，言我輩之內，出得此人，旣以爲榮，遂相悅慕，加又青之事藝，實過於人，比其輩流，又粗有見識，是以軍士之心，共服其材能。國家從前難得將帥，經略招討，常用文臣，或

不知軍情。或不閑訓練。自青爲將領。既能自以勇力服人。又知訓練之方。頗以恩信撫士。以臣愚見。如青所爲。尙未得古之名將一二。但今之士卒。不慣見如此等事。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。乃能知我軍情。而以恩信撫我。青之恩信。亦豈能徧及於人。但小人易爲善誘。所謂一犬吠形。百犬吠聲。遂皆翕然喜其稱說。且武臣掌機密。而得軍情。不惟於國家不便。亦於其身。未必不爲害。然則青之流言。軍士所喜。亦其不得已。而勢使之然也。臣謂青不得已。而爲人所喜。亦將不得已。而爲人所禍者矣。爲青計者。自宜退避事權。以正浮議。而青本武人。不知進退。近日以來。訛言益甚。或言其身應圖讖。或言其宅有火光。道路傳說。以爲常談矣。而惟陛下猶未聞也。且唐之朱泚。本非反者。倉卒之際。爲軍士所迫。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。而能爲患者多矣。泚雖自取族滅。然爲德宗之患。亦豈小哉。夫小人陷於大惡。未必皆其本心所爲。直由漸積。以至蹉跌。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。爾故臣敢昧死。而言人之所難言者。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。爾如臣愚見。則青一常才。未有顯過。但爲浮議所喧。勢不能容爾。若如外人衆論。則謂青之用心。有不可知者。此臣之所不能決也。但武臣掌機密。而爲軍士所喜。自於事體不便。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。伏望聖慈。深思遠慮。戒前世禍亂之迹。制於未萌。密訪大臣。早決宸斷。罷青機務。與一外藩。以此觀青去就之際。心迹如何。徐察流言。可以臨事制變。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。亦是常事。若青之忠孝出處。如一事權既去。而流議漸消。則其誠節可明。可以永保終始。夫言未萌之患者。常難於必信。若俟患之已萌。則又言無及矣。臣官爲學士。職號論思。聞外議喧沸。而事繫安危。臣言狂計愚。不敢自默。

臣脩伏覩近降制書。除賈昌朝爲樞密使。旬日以來。中外人情。莫不疑懼。縉紳公論。漸以沸騰。蓋由昌朝稟性回邪。執心危險。頗知經術。能緣飾姦言。善爲陰謀。以陷害良士。小人朋附者衆。皆樂爲其用。前在政府。屢害善人。所以聞其再來。望風畏恐。陛下聰明仁聖。勤儉憂勞。每於用人。尤所審重。然而自古毀譽之言。未嘗不並進於前。而聽察之際。人主之所難也。臣以爲能知聽察之要。則不失之矣。何謂其要。在先察毀譽之臣。若所譽者君子。所毀者小人。則不害其爲進用矣。若君子非之。小人譽之。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。今日毅然立乎朝。危言正論。不阿人主。不附權臣。其直節忠誠。爲中外素所稱信者。君子也。如此等人。皆以昌朝爲非矣。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。往往小人也。如此等人。皆以昌朝爲是矣。陛下察此。則昌朝爲人可知矣。今陛下之用昌朝。與執政大臣。謀而用之乎。與立朝忠正之士。謀而用之乎。與宦官左右之人。謀而用之乎。或不謀於臣下。斷自聖心而用之乎。昨聞昌朝。陰結宦豎。與造事端。謀動大臣。以圖進用。若陛下與執政大臣。謀之。則大臣自處嫌疑。實難啓口。若立朝忠正之士。則無不以爲非矣。其所稱信以爲可用者。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。陛下用賈昌朝。爲天下而用之乎。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。臣伏料陛下必不爲左右之臣而用之也。然左右之人。謂之近習。朝夕出入。進見無時。其所譏諛。能使人主不覺其漸。昌朝善結宦官。人人喜爲稱譽。朝一人進一言。暮一人進一言。無不稱昌朝之善者。陛下視聽漸熟。遂簡在乎聖心。及將用之時。則不必與謀議也。蓋稱薦有漸。久已熟於聽矣。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。不謀臣下而用之。亦左右之人。積漸稱譽之力也。陛下常患近歲大臣體輕。連爲言事者彈擊。蓋由用非其人。不叶物議而然也。今昌朝身爲大臣。見事不能公論。乃交結中貴。因內降以起獄訟。以此規圖進用。今聞臺諫

方欲論列其過惡。而忽有此命。是以中外疑懼。物論沸騰也。今昌朝未來。外議已如此。若使居其位。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。不爾。則昌朝得志。傾害善人。壞亂朝政。必爲國家生事。臣願聖聰抑左右陰薦之言。採縉紳公議之說。速罷昌朝。還其舊任。則天下幸甚。臣官爲學士。職號論思。見聖心求治甚勞。而一旦用人偶失。而外庭物議如此。既有見聞。合思裨補。

論修河

歐陽脩

右臣伏見朝廷定議。開修六塔河口。回水入橫壠故道。此大事也。中外之臣。皆知不便。而未肯有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。何哉。蓋其說有三。一曰畏大臣。二曰畏小人。三曰無奇策。今執政之臣。用心於河事。亦勞矣。初欲試十萬人之役。以開故道。旣又捨故道而修六塔。未及興役。遽又罷之。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。今又復修。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。夫以執政大臣。銳意主其事。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。固非一人口舌可回。此所以雖知不便。而罕肯言也。李仲昌。小人利口僞言。衆所共惡。今執政之臣。旣用其議。必主其人。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。今河浸恩冀。目下之患雖小。然其患已形。回入六塔。將來之害雖大。而其害未至。夫以利口小人。爲大臣所主。欲與之爭。未形之害。勢必難奪。就使能奪其議。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。便仲昌得以爲辭。大臣得以歸罪。此所以雖知不便。而罕敢言也。今執政之臣。用心太過。不思自古無無患之河。直欲使河不爲患。若得河不爲患。雖竭人力。猶當爲之。況聞仲昌利口詭辨。謂費物少。而用功不多。不得不信爲奇策。於是決意用之。今言者謂故道旣不可復。六塔又不可修。詰其如何。則又無奇策以取勝。此所以雖知不便。而罕肯言也。衆人所不敢言。而臣今獨敢言者。臣謂大臣非有私。仲昌之心也。直

欲興利除害爾。若果知其爲害愈大。則豈有不回者哉。至於顧小人之後患。則非臣之所慮也。且事貴知利害。權重輕。又不得已。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。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。況治水本無奇策。相地勢。謹隄防。順水性之所趨爾。雖大禹不過此也。夫所謂奇策者。不利則大害。若循常之計。雖無大利。亦不至大害。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爲也。今言修六塔者。奇策也。然終不可成。而爲害愈大。言順水治隄者。常談也。然無大害。不知爲國計者。欲何所擇哉。若謂利害不可必。但聚大衆。興大役。勞民困國。以試奇策。而僥倖於有成者。臣謂雖執政之臣。亦未必肯爲也。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。而未蒙採聽。今復略陳其大要。惟陛下詔計議之。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。今順已決之流。治隄防於恩冀者。其患一。而遲塞商胡。復故道者。其患二。而速開六塔。以回今河者。其患三。而爲害無涯。自河決橫壠以來。大名金隄埽。歲歲增治。及商胡再決。而金隄益又加功。獨恩冀之間。自商胡決後。議者貪建塞河之策。未嘗留意於隄防。是以今河水勢浸溢。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。謹治隄防。則河患可禦。不至爲大害。所謂其患一者。十數年間。今河下流淤塞。則上流必有決處。此一患而遲者也。今欲塞商胡口。使水歸故道。治隄修埽。功料浩大。勞人費物。困弊公私。此一患也。幸而商胡可塞。故道復歸。高淤難行。不過一二年間。上流必決。此二患而速者也。今六塔河口。雖云已有上下約。然全塞大河正流。爲功不小。又開六塔河道。治二千餘里隄。防移一縣兩鎮。計其功費。又大於塞商胡數倍。其爲困弊公私。不可勝計。此一患也。幸而可塞。水入六塔。而東橫流散溢。濱棣德博。與齊州之界。咸被其害。此五州者。素號富饒。河北一路。財用所仰。今引水注之。不惟五州之民。破壞田產。河北一路。坐見貧虛。此二患也。三五年間。五州凋弊。河流汪溢。久又淤高。流行

梗一作澁則上流必決。此三患也。所謂爲害而無涯者也。今爲國悞計者。本欲除一患。而反就三患。此臣所不諭也。至如六塔。不能容大河。橫壠故道。本以高淤難行。而商胡決。今復驅而注之。必橫流而散溢。自澶至海二千餘里。隄埽不可卒修。卒修之雖成。必不能捍水。如此等事甚多。士無愚智。皆所共知。不待臣言而後悉也。臣前未奉使契丹時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。皆不可爲。惟治隄順水爲得計。及奉使往來河北。詢於知水也。其說皆然。雖恩冀之人。今被水患者。亦知六塔不便。皆願且治恩冀隄防。爲是下情如此。誰爲上通。臣旣知其詳。豈敢自默。伏乞聖慈。特諭宰臣。使更審利害。速罷六塔之役。差替李仲昌等不用。選一二精幹之臣。與河北轉運使副。及恩冀州官吏。相度隄防。併力修治。則今河之水。必不至爲大患。且河水天災。人力可回。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。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。以爲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。況功必不成。後悔無及者乎。臣言狂計愚。惟陛下裁擇。

論日曆

歐陽脩

臣伏以史者。國家之典法也。自君臣善惡功過。與其百事之廢置。可以垂勸戒。示後世者。皆得直書而不隱。故自前世有國者。莫不以史職爲重。伏見國朝之史。以宰相監修。學士修撰。又以兩府之臣。撰時政記。選三館之士。當陞擢者。乃命修起居注。如此不爲不重矣。近年以來。員具而職廢。其所撰述。簡略遺漏。百不存一。至於事關大體者。皆沒而不書。此實史官之罪。而臣之責也。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。惟據諸司供報。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。今時政記。雖是兩府臣寮修纂。然聖君言動。有所宜諭。臣下奏議。事關得失者。皆不紀錄。惟書除目辭見之類。至於起居注亦然。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。修撰官只據此銓次。繫以日月。

謂之日曆而已。是以朝廷之事，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。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。今撰述既成，必錄本進呈。則事有諱避。史官雖欲書而不敢書也。加以日曆、時政記、起居注、例皆承前積滯相因，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，而歲月既遠，遺失莫存。至於事在目前，可以詳於見聞者，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。若不革其弊，則前後相因，史官永無舉職之時，使聖朝典法遂成於廢墜矣。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，至復稱臣，始終一宗事節，皆不曾書。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，以修撰後時，追求莫得故也。其於他事又可知焉。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、起居注之臣，並以德音宣諭臣下，奏對之語書之。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，除目辭見，並須考驗事實。其除某官者以某功，如狄青等破儂智高、文彥博等敗一作破王則之類，其貶某職者坐某罪，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藉緣白草平事。近日孫沔所坐之類，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，皆備書之。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，可以勸善懲惡，昭示後世。若大臣用情，朝廷賞罰不當者，亦得以書爲警戒。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。至於其他大事，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。如聞見未詳者，直牒諸處會問。及臣寮奏議異同，朝廷裁置處分，並書之。已上事節，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，錄爲草卷，標題月分於史院。躬親入櫃封鎖，候諸司供報齊足，修爲日曆。仍乞每至歲終，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，修撰官紀錄事迹。內有不勤其事，墮官失職者，奏行責罰。其時政記、起居注、日曆等，除今日以前積滯者，不住追修外，截自今後，並令次月供報。如稍違滯，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。其諸司供報拖延，及史院有所會問，諸處不畫時報應，致妨修纂者，其當行手分，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。其日曆、時政記、起居注，並乞更不進本。所貴少修史職，上存聖朝典法。此乃臣之職事，不敢不言。

論包拯除三司使

歐陽脩

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。用人之法各有所宜。軍旅之事先材能。朝廷之士先名節。軍旅主成功。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。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。亦勢使之然也。朝廷主教化。風俗之濃厚。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。而教化之行於下也。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。故常務尊名節之士。以風動天下。而聳勵其媮薄。夫所謂名節之士者。知廉恥。修禮讓。不利於苟得。不牽於苟隨。而惟義之所處。白刃之威有所不避。折枝之易有所不爲。而惟義之所守。其立於朝廷。進退舉止。皆可以爲天下法也。其人至難得也。至可重也。故爲士者。常貴名節。以自重其身。而君人者。亦常全名節。以養成善士。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。命下之日。中外喧然。以謂朝廷貪拯之材。而不爲拯惜名節。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。堅讓嫌疑。而爲朝廷惜事體。數日之間。遽聞拯已受命。是可惜也。亦可嗟也。拯性好剛。天姿峭直。然素少學問。朝廷事體。或有不思。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。雖初無是心。然見得不能思義。此皆不足恠。若乃嫌疑之迹。常人皆知可避。而拯豈獨不思哉。昨聞拯在臺日。常自至中書。詬責宰相。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。怒宰相不早罷之。旣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。方平由此罷去。而以宋祁代之。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。自其命出。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。而祁亦因此而罷。而拯遂代其任。此所謂踐田奪牛。豈得無過。而整冠納履。當避可疑者也。如拯材能資望。雖別加進用。人豈爲嫌其不可爲者。惟三司使爾。非惟自涉嫌疑。其於朝廷所損不細。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。國家自數十年來。士君子務以恭謹靜默爲賢。及其弊也。因循苟且。頽墮寬弛。習成風俗。不以爲非。至於百職不修。紀綱廢壞。時方無事。固未覺其害也。一旦黠虜犯邊。兵出無

功而財用空虛。公私困弊。盜賊並起。天下騷然。陛下奮然感悟。思革其弊。進用三數大臣。銳意於更張矣。於此之時。始增置諫官之員。寵用言事之臣。俾之舉職。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。遂欲分別賢不肖。進退材不材。而久弊之俗。驟見而駭。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。或以爲好訐陰私。或以爲公相傾陷。或謂沽激名譽。或謂自圖進取。羣言百端。幾惑上聽。上賴陛下至聖至明。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。非爲己利。讒間不入。遂荷保全。而中外之人。久而亦漸爲信。自是以來。二十年間。臺諫之選。累得讜言之士。中間斥去姦邪。屏絕權倖。拾遺救失。不可勝數。是則納諫之善。從古所難。自陛下臨御以來。實爲盛德。於朝廷補助之効。不謂無功。今中外習安。上下已信。纖邪之人。凡所舉動。每畏言事之臣。而政事無巨細。亦惟言事是聽。原其自始。開發言路。至於今日之成效。豈易致哉。可不惜哉。夫言人之過。似於激訐。逐人之位。似於傾陷。而言事之臣。得以自明者。惟無所利於其間爾。而天下之人。所以爲信者。亦以其無所利焉。今拯併逐二臣。自居其位。使將來姦佞之人。得以爲說。而惑亂主聽。今後言事者。不爲人信。而無以自明。是則聖明用諫之功。一旦由拯而壞。夫有所不取之謂廉。有所不爲之謂恥。近臣舉動。人所儀法。使拯於此時。有所不取而不爲。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。而拯取其所不宜取。爲其所不宜爲。豈惟自薄其身。亦所以開誘它時言事之臣。傾人以覬得相習而成風。此之爲患。豈謂小哉。然拯所恃者。惟以本無心爾。夫心者藏於中。而人所不見。迹者示於外。而天下所瞻。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。而外掩天下之迹。是猶手探其物。口云不欲。雖欲自信。人誰信之。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。況如拯者。少有孝行。聞於鄉里。晚彰直節。著其朝廷。但其學問不深。思慮不熟。而處之乖當。其人亦可惜也。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。而處拯他職。置之